

新疆日报通讯增刊

访谢老手记

丁 浪



丁浪同志一九六三年为《新闻业务》写了一篇《谢老谈记者的思想作风和学习》的文章。近两年来作者又在原文基础上加以充实，以《访谢老手记》为题，陆续发在《解放军报通讯》上。这套手记共二十篇，从思想、学习、写作、工作作风、生活、道德修养等方面，记录了谢觉哉同志对新闻工作者的殷切教诲，是我们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优良传统的好教材。现在本刊将这套手记汇编成册，供编辑、记者和通讯员们学习。在此，我们特向作者，以及《解放军报通讯》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谈记者的思想修养和作风.....	(1)
编辑记者要学好辩证法.....	(5)
养成谦虚认真的工作作风.....	(10)
忙与挤.....	(14)
关于写文章和读书.....	(18)
要学古文.....	(21)
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24)
积累知识在于勤奋和谦虚.....	(28)
名与实.....	(31)
常思不足.....	(35)
要刻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	(38)
留心易被忽略的问题.....	(42)
开门见山与知其所好.....	(45)
手记·心记·画记.....	(49)
晨思夜读 重新学习.....	(52)
必经的途径.....	(55)
拿得起 放得下.....	(59)
要爱护人才.....	(62)
以诚待人 以礼相让.....	(65)
熟悉社会 了解人民.....	(68)

封面设计：阎醒民

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机会常常去拜访谢觉哉同志，请谢老写文章，向他请教各种问题。说起来，谢老还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老前辈，在大革命以前就曾经办过《湖南通俗报》，大革命时期又办过《湖南民报》、《上海报》，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洪湖苏区还办过《工农日报》等，对新闻工作仍有很深的感情。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每次去拜访谢老，谢老总是在百忙中放下工作，亲切地接待我们，和我们交谈。他很关心报纸工作，也常常给我们讲起当年办报的情况，讲到有关记者的修养和作风，记者的学习问题和写作问题。有时谈得多些，有时虽然只不过三言五语，但却深深感到对自己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每次访问回来，我都把他所谈的整理出来。

之一

谈记者的思想修养和作风

新闻界有人议论基本功的时候，有一次我问谢老：有人说，记者的基本功就是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这对不对？谢老说，记者是要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的。但是，要写出好文章，第一必须要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第二要善于作调查研究，再就是具有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些可以算作记者的基本修养。

谢老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内容。好的内容必定是有思想有见解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发。所谓有独到的见解，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看到，或看到了但没有着重分析而你却看到了、分析了。一篇文章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

想，不能叫作好文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学会调查研究，作为记者的基本修养的理由。有好几次谈起修养问题时，谢老都强调要我们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学习阶级斗争的知识，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他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因此，记者一定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你们记者搞政治是通过组稿和写文章表现出来的，组稿、写文章不是单纯的业务活动，实际上是政治活动。所以说记者的工作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很不简单的工作。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从学校里出来就当记者了，很少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因此，要多深入社会实际，多了解阶级斗争的情况。目前，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从全世界范围看，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国内，阶级斗争也仍然存在。因此，我们的记者，需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每报道一个事物，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什么现象应该表扬或批评，什么时候需要表扬或批评，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考虑。

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谢老是一提再提的。他常说，要熟读毛主席的著作，要选若干篇精读，作出笔记，反复钻研，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写，解决什么问题。体会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谢老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每次去常看见他在学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许多段落、句子在谈话中谢老都很熟悉。我见过谢老读过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写有小注，在那种早期草纸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新的笔画过的圆圈，又压上了已经褪了

色的钢笔的圆圈。可见，他已经读过不知多少遍了。我每看到这些书，心里就受到一次鞭策。谢老说：三十到四十是一个人的成熟时期，成熟时期要打下一个好基础。这基础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是思想修养。要好好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这个时代，形势变化得很快，青年人要以跑步的姿态赶上去。毛主席说，未来是你们的。不赶快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怎么去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呢！

谈到调查研究，有一次谢老讲了一个故事：

一九三三年，谢老到中央苏区工作。有一次谢老拟了一个开会的通知，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全改了，一字未留。谢老说：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我初到苏区，情况了解不多，对这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仔细研究，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这是一。再者，来开会的都是农民，写一份通知不仅要他们看得懂，还要他们能听得懂；而我从前写的文章却多是给知识分子看的。第三，这里是正在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开会的人要自带碗筷、被单。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样，写成的通知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的。“物”是什么，就是一篇文章中所要讲的事实、道理、办法；“对题”就是要使看的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谢老说：我谈这件事，可以说明就是写个简单的通知，也不能没有调查研究，写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理论修养的问题；调查研究，解决联系实际的问题。有了这两条，才能说具有了基本的思想修养。

因此，谢老常常嘱咐我们，要学习理论，也要学习实

际。他说：你们当文教记者的，搞副刊编辑的，不要只在文化圈子里跑，有机会也要去农村、工厂跑跑，到基层去看看，增加些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他认为，办副刊的人如果缺乏这两种实际知识，办出来的副刊，不仅会脱离群众，也会犯错误。

一九六五年，谢老看到《北京晚报》副刊经常刊登一些劳动模范的文章，问我是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我告诉谢老，大多数由他们谈、我们记录整理成文的。我说：老工人感情很实在，就是话不多，有时开个座谈会，谈不了几句就没话了。谢老说：“同老工人谈话要学会问才行，毛主席在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调查，那时，我在那里。毛主席请来两三个农民，天天和他们谈，还照顾他们吃饭睡觉。毛主席很谦虚地问，他们很自在地谈，没有拘束，每个乡都谈了一个星期左右。”我说：“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通俗，深入浅出，工人农民都看得懂。”谢老说：“这要学哩，毛主席也是经常向工人农民学的。”

有一次，我去丰台机务段组织文章，找到“毛泽东号”机车长郭映福同志，我请他写篇杂文，他谦虚地说：“写文章我不会，我谈你写吧”，并且热情地请我中午在他家吃面条，我不好意思去吃面条，没有去。回来我在给谢老的信中，谈起这件事。几天后，收到谢老复信，信上说：“……来信谈到你整天往工厂奔，这个奔字用得不好，不知你是奔稿件呢？还是到工人中间去生活，去和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你应该去和工人生活，去建立共同感情的，而不应该是为稿件忙忙碌碌，但从你信中的下文却看不出你是蹲到工人中间去了，因为那位老司机请你去他家吃面条，而你没有

去，你应该到那位老司机家看看，但不要吃他的面条，这样才能让工人信服你……。”

谢老的信对我启发很大。以后，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抽一天到丰台机务段压油机小组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在食堂吃饭。很快同工人熟了，彼此间无拘无束，家长里短，话题也多了，增长了很多知识。这个时候，郭映福同志请我上他家玩，我也去了。他同我讲家史、拉家常，谈话中有很多生动的内容，精辟的见解，回来便很容易整理成文章。结果，稿子有了，思想又有收获。谢老知道这些，深表赞成，还说：记者到工人中间去，一定不能光为了奔稿子，要能蹲下去。谢老还提议，到工农中间去交朋友，扯家常，不要当面拿着本子记，回来再记，不仅记事，还要记意。

之二

编辑记者要学好辩证法

谢老有许多报纸，随看随议论。有一天，我去拜访，他正在看报。谢老问我：“你去过广东佛山市吗？”我说没有去过。谢老说：“听说这个城市的卫生搞得不错，有一篇报道表扬佛山‘大街小巷没有一口痰’。你看这句话有没有毛病？”我一时答不上来。谢老说：“这句话我看有毛病，讲得绝对了。写文章的人是不是大街小巷都认真去看过，真的是没有一口痰吗？我很怀疑，也许你刚走过就有人吐了，你不知道。如果这个城市卫生工作做得好，在报上表扬是可以

的，但这种讲法，使人产生疑问。目前我国的情况，恐怕也难以做到。把这句话改成‘大街小巷很难看见一口痰’就好一些。”

谢老随即谈到报纸上常常有一些文章说得太满，应该注意。谢老说：“这个问题不可小看，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党的某个时期、某一项方针政策能否被广大群众准确地领会，报纸的作用很重要。报纸宣传得好，人民群众就领会得好。宣传得好的标准一个是准确，一个是生动。两者比较，第一是要准确，首先要在准确二字下功夫。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很重要一条又在于新闻工作者头脑里要有辩证法。”

有一次，谢老提到新闻记者往往容易只看到社会的一面——光明面，这当然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面，但只看到这一面是不够的。他说：新闻记者每到一个单位，往往是受欢迎的多，因为人家想你们登报、表扬。如果你们拿着介绍信，专门采访他的先进事迹，他更高兴，尽给你们讲好的，讲成绩，甚至讲得好得不得了，尽管有时也讲点缺点和不足，但一定不会象讲成绩那么生动、具体。记者光听好的，就难于发现问题。如果到我们法院或者类似的地方走走，就会看到还有黑暗的一面。遇到问题，头脑就会复杂一点。当时，谢老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曾同我讲法院审理案件的复杂性来说明看问题不能片面，要有辩证法。谢老说：我们的社会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要看够，但也有黑暗的一面，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善于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要善于看到事物的那一面，生活本身就充满着辩证法，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学会按生活的客观规律去认识问

题、发现问题。新闻记者在这方面的机会是很多的，要做一个有心人，从采访中、听报告中、同各种不同人的交谈中，从实践中学习。学习人家是怎样看问题，掌握辩证法的，从而不断提高自己掌握辩证法的能力，在这方面，谢老是我们新闻记者的榜样。

一九六二年二月，北京地质学院请谢老给毕业生作报告，谢老叫我去听听。那天，谢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立志问题，一是苦与乐问题，一是婚姻问题。三个问题都讲得非常生动，充满辩证法。谢老通过长征讲到苦与乐的辩证关系。他说：很多青年都喜欢听老一辈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喜欢听如何过雪山、草地、吃野菜、煮皮带的艰苦情景。如果我光讲这些，你们就会谈苦色变，害怕起来。其实，长征有非常快乐的一面，忽视了快乐的一面是不全面的。长征时，有一个同志和我一起，现在他还健在。那时，他有病，天天睡在泥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的是草，盖的也是草。他天天发高烧，当时，我看真有点难搞，可是一说行军，他爬起来就走。我看他当时真是苦，但他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乐。所以，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他们在楼上开会，我有病，在楼下一间房子里打摆子，发高烧，烧得昏沉沉的，一说走，也照样走。走到半路，觉得冷，一咬牙也走过来了。有病要走，是苦；但病中能走，走一步离目的地近一步，又是乐。生活里常常是这样，一件事情，有这一面也有另外一面，而且是互相依存的。从这，谢老又谈到报纸宣传往往容易片面的问题，强调了这一面就贬低或忽视了那一面。譬如：报上一宣传学习重要性，

就强调进学校学习，而忽视在工作中学习。我国人口众多，能进学校的毕竟是少数，不能给人这种感觉，似乎一提学习，就是进学校。进学校固然好，能系统地学，但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学习的重要性。有许多东西，尤其是正在创造的东西，要在工作过程中锻炼，丰富的工作经验也只有在工作中才能积累起来。在学习方法上不能只强调向胜于我的人学，也要强调向不如我的人学。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家的长处要学习，人家的短处也可引以为戒鉴。

谢老说：“报纸的批评、表扬稿子一定要防止片面，要实事求是。怎样防止片面呢，最好一条就是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把事情看得太死，好就一好百好，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坏就是自来坏，看不出发展过程。”谢老说：“如果你去写一篇表扬稿，不要光听拥护他的人的话，要设法知道反对他的人或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的看法，这样，对你了解全面、认识整体有好处。表扬文章要给反对者看看，批评文章要给本人看看，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免得说话过头。”谢老一再提到报纸上批评、表扬人要慎重，并提出要向毛主席学。他拿出一九四七年的日记，上面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四七年，谢老同吴老（玉章）在山西临县后甘村中央法委会住了一年，研究宪法。有一天，吴老同谢老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吴老说：“毛主席揄扬人从不过分，抹杀人的好处易使人不欢，揄扬过了，易模糊旁人对他的认识，将来事实不对，不好转口，对某本人也无好处。只就事论事，不轻易做概括的断言，防其是千虑一失或失虽多而尚有一得，只就人论事，不轻易拿他人作比，防比得不恰当。”

这个例子，说明新闻工作者应当很好体会毛主席论人论事的辩证精神，不以偏概全，不顾此失彼。

谢老一生中写的诗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充满辩证法。他对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的同志非常关怀，有许多意见是精辟的，辩证的，现摘录几段，这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启发。

紧张与冷静

工作学习要紧张也要冷静。紧张是不懒散、负责任；冷静是不性急、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做。日计即令不足，月计定然有余。这于身体也有好处。紧张与冷静也就是辩证的应用。

平凡与伟大

平凡与伟大是联系着的。人人能做又应该做，是平凡；人人能做又应该做，确实做了并扩大地做了，那就是伟大。

高明与幼稚

高明与幼稚是交错在一起的，不是很有距离的，不高明便幼稚，此事高明，彼事幼稚，一时高明，长期幼稚，这是我们常遇到的现象。

功与过

人最怕的是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平平淡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实没有功就是有过，积极肯干，干得不大对的，就是有过，功大过小，就是有功。

养成谦虚认真的工作作风

什么是记者工作作风中最重要的呢？和谢老的接触，使我深深体会到，谦虚和认真两点最为重要。

谢老是一位谦虚的老人。他常问我：“文章发表后读者有什么反映吗？”有时约他写诗或文章，写成以后，他叫我读一遍，然后说：“你看要得要不得？”临走时还一再嘱咐：“你先拿编辑部去看看，看能不能用。”有时候在诗稿或文稿的后面，或在附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送你看看，不算投稿。”“写了几句不大像样的诗，如不适用，就扔掉。”等等。一九六二年六月，谢老从内蒙古回来，我知道他写了不少诗，想抄几首来发表，谢老起初不同意，看我一定要抄，他又说：“要登就登一首吧，不要一下子登那么多。你们报纸小，少占地方，可以多登点别的文章。方面多，看的人就多了。”

这些谦虚的言行，都是谢老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我想作为一个记者，不是也应该从谢老身上学习这种谦虚的品德用以要求自己么！不是也可以进一步反问自己：采访的时候，对所接触到的人，是不是怀着虚心求教的态度？

但是，谢老认为，光抱着谦虚的态度还是不够的。他说，真正谦虚和好学是分不开的。记者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拿到稿子就走，以为完成任务了。记者请人写稿子，对自己也是个学习。有人把作者的诗拿到编辑部去就交卷了，

其实这诗他还没懂，有时候连字也不认识，结果发表出来常常出错误。应该自己先学懂这首诗，有不懂之处，向作者请教，然后再登出来给读者看，这才对。谢老认为，记者是使人进步最快的职业之一，而谦虚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谢老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新闻记者接触人多，容易见多识广，但是不是真有本领，还要看每个人的锻炼。”

谢老又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会感到世界很大，不谦虚也得谦虚起来。”

谢老经常教育子女、教育青年要谦虚，只有谦虚的人才有可能学点东西，才有可能做点事情。有一次，他给在外地学习的儿子写过一封信，专门谈谦虚的问题。谢老请《北京晚报》帮他打印一下，同时要我也看看这封信。我看后很受教育，并把其中一些精辟句子，抄录在日记本上。这里摘引几段：

“你可能哪一点比别人强，在另一点比别人弱，弱要谦虚，强也要谦虚。”

“每一件大的或者小的事业的成功，没有不是汇集多少人甚至若干年来的人的智慧和力量。个人的贡献虽然有时是重要的，但也总是微小的。个人绝没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天堂，我们离开天堂还很远，还是万里长征才走上第一步。微小的成就绝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骄傲可以使个人落后，也常常阻碍大众的进步，因此骄傲不只是害了自己，同时也要贻祸人家。”

我告诉谢老，这些话对自己有启发。谢老说：“编辑记者也一样，也要谦虚，切忌眼高手低。”

谦虚和认真是分不开的。谦虚的人，在大事小事上都是非常认真的。谢老就是这样。谢老说，人最怕认真，做到认真是很难的。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工作就不容易出错。报纸工作特别需要认真，一张报纸一印出来千百万人看，错了就会使许多人跟着错，虽一字之差，不可轻视。有一次，我抄了谢老一首诗，其中两个字抄错了。见报以后，谢老的秘书打电话来指出了这个错误。过两天，谢老亲自抄了一份原诗寄来，并请秘书同志转告我们：错了两个字，再抄一份原诗给你们，对照看看，看错在哪里，也不要更正了。谢老虽然没有责备我们，也不要求更正，但是亲自又抄了一份让我们知道错在哪里，这种一字不苟的态度，很使我们感动。想到自己的粗疏的作风，异常羞愧。

谢老对于一字一句都是严肃不苟的。一篇文章，谢老总是要改了又改才拿来发表。他写的诗，凡是用了典故，都在信中指出出处，要我们去查。有时候，谢老也喜欢指出一些不常见的字来考考你，或者给你讲一些有关的故事，以求把某一字某一词彻底搞懂。他说，碰到不懂或一时查不到的字、词，不要放过了事，要决心搞通。他说，“你们记者常看戏，字幕上的字有不认识或不懂的，就要记下来回去翻书，一直到弄懂为止，工作、写文章也是这样，遇见拦路虎就要消灭它，不要绕过去。”

是啊，所谓一丝不苟的精神，不就是应该从日常工作中的无数小事作起么？谢老是办报的革命老前辈，同他老人家接触过程中，他常常教育我们工作、学习、做事情，一定要认

真。有一次，说着说着顺手在案头取过《毛泽东选集》，亲手翻开《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叫我读下面这段话：

“……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谢老说：毛主席不仅是对别人讲认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进城以前，凡是重要文件，他总是亲自校正蜡版，印出的头一张需送给他看，如有不清楚的，必得重写。接着，谢老又谦虚地谈起他以前办报的事情。他说：“以前办报的时候，早晨看报，总是随手用红笔把错字错句错标点标出来，送给校对同志注意，遇到自己以为有意义的文句，而因为校对不对，或出错了，使看者不易明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不免写几个责备校对者的字在上面。”谢老说：“毛主席对事认真、细心真是非常人所及，很值得我们学习。”

忙 与 挤

谢老生前几次谈到忙与挤这个问题。忙与挤，是新闻工作者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我自己处理不好，觉得时间很挤，整天为稿忙。为此，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谢老。谢老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使我很受启发。下面抄录一封他写给我的关于谈挤的一封信：

“挤，
树要挤才直，
人要挤才壮。
工作要挤才紧张，
时间要挤才充裕。
文章要挤才精彩，
报纸要挤才花样多大家爱看。
挤之作用大矣哉。”

信是一九六四年冬写的。十多年来，我每逢读到这封信，就想起接到信前的一次谈话。

一天，我去医院看望谢老。老人家精神很好。他问我为什么很久没有来了？我告诉他报社工作很忙，天天都忙于组稿、编稿，忙忙碌碌，时间不够用。我说：“报纸今天缺头条，明天缺花样，当编辑记者太忙了，学习时间都给挤掉了。”